新书摘

在中国古代，绘画往往被视为末技，画家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历史进程的那群人。然而在聚光灯照射不到的阴影处，他们用画笔记录当下、追忆往昔。在新书《画里浮生：中国画的隐秘记忆》中，作者金哲为借助一幅古画以及后人的题跋，让我们得以回到一个尘封已久的历史现场。那里有一场王朝的兴衰，预示着几代人的升平或流离；又或许仅仅一次空山雨后，满地落红牵惹了寻幽者的情思。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背后的生死沉浮

□金哲为

即位后的李煜亟须一位贤能的宰相整顿国事，韩熙载是朝野清望领袖，亦是他的首选。世人对韩熙载荒纵的描述李煜并不全信，他想要亲眼见到后再做决定。

碍于君王的身份，李煜不方便亲自前往一探。朝会散去后，他召来画院待诏顾闳中、周文矩，交给了他们一项秘密任务。

当晚，韩府内外宾客云集，夜宴照常举行。躲在隐秘角落里的顾闳中和周文矩屏气凝神，四只眼睛应接不暇，努力在心中记下见到的一切。

前来赴宴的都是他们熟识的江南文化圈名流。比如最先签到的两位新老状元郎，韩熙载的门生郎粲和舒雅。

郎粲是当红小生，为了赴宴，下了班还没来得及换掉官服就马不停蹄地赶来。舒雅是韩熙载为南唐选中的第一位状元，辈分上是名后进，私下与韩熙载却是忘年交，连衣服都经常换着穿，即使站在美女丛中，目光仍不离韩熙载。

宴会开始，厅堂内摆满了珍馐美馔。山水屏风前一位美女怀抱琵琶，她是著名音乐人李家明的妹妹。此刻她正轻拢慢捻地演奏着大周后改编的《霓裳羽衣》，引得众人纷纷注目。

一曲终了，场子已暖，众人移步内室舞池。

顾闳中和周文矩或许混进了人群，或者轻轻一跃上了房顶，揭开瓦片向下俯视。

舞蹈明星王屋山舒展纤柔的身体，只待主人落下鼓槌，就要起舞。舒雅则在一旁手持拍板准备伴奏。中途到场的德明和尚撞见此景，连忙回过头避开视线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年轻郎粲，他斜靠在椅子上，目不转睛、脚不着地，完全放飞了自我。

舞罢，韩熙载坐在床榻之上，在众侍女的侍奉下清洗握过鼓槌的双手。他出了一身汗，干脆解下外衣，脱鞋盘腿坐在木椅上，轻摇纱扇。

衣着绮丽的歌姬们连坐成排，表演笛箫合奏。笛声悠远，箫声清冷，是降火静心的良药，让人浑然忘我，神游天外。不知不觉间，子时已过，夜宴也到了尾声，宾客们陆续摇晃着离开。韩熙载起身送客，挥手示意明日再来。

后来的故事大家都能想到：看到顾、周二人凭各自记忆绘制的夜宴图，李煜终于断绝了拜韩熙载为相的念头。

没过几年，69岁的韩熙载去世。5年后，李煜做了亡国之君，以宴乐自损的韩熙载却免于成为亡国宰相。

在大部分的叙述里，故事到此就结束了。但如果韩熙载本人看完下面这条隐藏的暗线，他一定会后背发凉：他的夜宴很可能在无意中救了自己一命，他也不止被一个皇帝派人偷窥过。

李煜登基前一年，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受禅称帝，代周为宋。他派出数支使团晓谕各国，而在那支派往南唐的使团中，赵匡胤安插了一名心腹画师。

王霭，京师人，工画佛、道、人物，长于写貌，五代间以画闻。晋末与王仁寿皆为契丹所掠，太祖受禅放还，授图画院祗候。遂使江表，潜写宋齐丘、韩熙载、林仁肇真，称旨，改翰林待诏。今定力院《太祖御容》《梁祖真像》皆霭笔也。

——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三

王霭的任务，是暗中画下三位南唐大臣的画像并带回国。赵匡胤自己的画像就是王霭所画，足见他对后者的信任，以及对这次任务的看重。王霭也不负使命，回国后的他因此从画院祗候被升为了翰林待诏。

派出画师画下其他国家的朝臣写真并非什么稀罕事。李煜也曾派画师混进前往北宋的使团，带回一张赵匡胤的画像。相传，当李煜看到画像里虎背熊腰、目光如炬的赵匡胤后，“忧惧不知所为”(《十国春秋·拾遗》)。这或许是后人为胜利者添加的“事后预言”，但古人没有相机，又讲究相术，确实常常依靠相貌来分析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。

赵匡胤大概是没有见过宋齐丘和林仁肇的，想看看他们的模样也可以理解。但韩熙载，他数年前就已见过了。

那一年赵匡胤还是掌管禁军的殿前都点检。韩熙载出使完后周回国，李璟问他哪位后周大臣让他印象深刻，韩熙载答：“赵点检顾视非常，殆难测也。”(陆游《南唐书·韩熙载传》)

既然已经见过，赵匡胤为何还安排心腹画下韩熙载的画像？

要了解赵匡胤的用意，不妨先来看看被他列入名单的三个人都是谁。

宋齐丘，当时的南唐宰相，权倾朝野的太师；韩熙载，宰相候选人，宋齐丘的政敌；林仁肇，人称林虎子，南唐最杰出的将领。简单来说，宋齐丘和韩熙载日后必有一人执掌朝政，而林仁肇则会是南下道路上最难啃的那块骨头。

972年，也就是北宋灭南唐的倒数第三年，赵匡胤以反间计除掉了林仁肇，那把杀人于千里之外的匕首，正是王霭带回的林仁肇画像。接待南唐使臣的宋人让他们“无意间”于禁中看到了一座声称是为林仁肇准备的豪宅，以及宅内栩栩如生的林仁肇画像。回到建康后，使臣将这件事告知了李煜。

林仁肇曾主动向李煜提过一个“举兵外叛以攻宋”的计谋：他先假意叛变南唐，然后以本部兵马北上攻宋(陆游《南唐书·林仁肇传》)。这个计谋的好处在于，若是林仁肇得胜，国家享其利；即使兵败，皇帝亦可把通过夷其九族来将责任推卸干净。唯一的风险在于毕竟先要举兵外叛，虽然林仁肇忠心可鉴，做皇帝的也不能不思虑再三。此时听到使臣的汇报，加上另外几员嫉恨林仁肇的将领正向他进谗，被气昏头的李煜命人毒死了这位甘愿为国捐躯的世之虎将。从林仁肇的遭遇，不难看出赵匡胤当初派王霭随使团南下的用意。

宋齐丘死得早，王霭画完画像的那一年，他就以意图谋反的罪名被李璟放归九华山活活饿死。对于赵匡胤来说，自然再无设计除掉他的必要。

而韩熙载自从李煜即位以后，对南唐前途心灰意冷，终日纵情声色。他曾对身边的人说“吾为此以自污，避入相尔。老矣，不能为千古笑端”(陆游《南唐书·韩熙载传》)。本来最有可能接替宋齐丘成为南唐宰相的他自断前程，却也因此消弭了赵匡胤的杀机，得以安度晚年。

除了世人熟知的故宫博物院所藏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之外，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还藏有一卷残本，只保留了最后一段送客的内容。从仕女多鬟的发型、低胸高腰的服饰、丰腴的体态，以及朴素的屏风家具来看，“虽然它很可能也是一件摹本，但所依据的祖本的完成时间应该早于现在的北京故宫本”(陈葆真《李后主与他的时代》第五章)。

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，台北“故宫”本中的韩熙载须发皆白，远不像北京故宫本里那样年轻。夜宴里的所有人都醉了，好像只有他保持了清醒，仪态端庄地跟众人挥手道别。

或许他也醉了，即使那样，也是他清醒时作出的选择。如果人生注定有一个悲剧的结尾，早早看透的人是痛苦的。

(摘选自《画里浮生：中国画的隐秘记忆》，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《画里浮生：中国画的隐秘记忆》
金哲为 著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